

大众传媒在城乡衔接中的角色：以浙江为例

张丽萍

摘要：浙江作为先发展地区，城乡物质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小，而在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以及城乡居民身份认同方面，却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城乡二元对立到城乡衔接，如何发挥大众传媒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给包括电视农村频道或农业栏目在内的大众传媒带来了新的课题。文章对大众传媒在这方面的角色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大众传媒；城乡衔接；角色

作者简介：张丽萍，女，讲师，博士。（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310027）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1）01-0047-05

中国的城乡二元差异是一个历史和现实的问题，中国政府和社会近些年一直致力于消除或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浙江省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迅速的省份之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4年列全国各省区第一位，尤其是在2000年以后，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通讯设施方面的差距日益缩小。在大众传媒日益发展的时代，本文以浙江省为例，认为需要重新认识和进一步发挥大众传媒（电视台农村频道或农业栏目）在农村文化生活建设方面的作用，直接推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衔接进程。

一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其农业社会延续千余年。面对工业化发展的大背景，农村社会的变迁是一个宏大的主题。中国城乡社会之间的巨大差异应该如何面对和解决是中国社会现阶段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变迁在很多发达国家同样经历过。例如，罗杰斯曾经描述过去的美国城乡社会是“与世隔绝的”，而“这种隔绝现在已经被打破。”^[1]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中提到，“农业和乡村生活也曾经是同义词。但现代的美国，农业已不再等同于乡村价值观和乡村生活，农业正在成为一种企业，农业与其他企业部门之间的区别正在消失。”^{[2]（26）}2003年，中共中央十六大提出“城乡统筹”的号召，全国地方政府开始一系列相应举措，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以浙江为例，全省从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甚至被视为城乡分界最坚实的户籍制度等方面都推出了大投入、大规模的行动，在切实改善乡村居住环境，推动缩小城乡差距进程方面效果显著。于是有学者注意到，在中国一些先发展省份和地区，“中心城市与那些位于更繁荣、发达地区（例如珠江三角洲）内或周边的农村地区之间的界限和差别似乎已经消失，或者说变得越来越模糊了”^[3]。

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为代表的发展传播学派就十分关注大众媒介对现代化

发展的重要推进作用。在中国国内,对大众传媒与农村发展方面的论文或专著已有不少^①。本文认为,在以浙江为例的中国先发达地区,大众传媒可以在新世纪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承担更重要的角色,推进城乡地区的文化发展与衔接,甚至参与到城乡居民身份认同和价值观的构建过程中。

二

浙江省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迅速的省份之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4年列全国各省区第一位,尤其是在2000年以后,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通讯设施方面的差距日益缩小。全省在各方面都作出重大举措推动城乡统筹行动,甚至在2008年已经在部分地区率先实行取消城乡户籍的规定。

1997年,浙江省便开始“村村通”工程,仅用两年时间就基本实现了行政村广播电视“村村通”;2003年开始,浙江省实施以村村通公路为目标的“康庄工程”,至2008年初公路通乡率达到100%,通行政村达到97.43%。^[4]2003年,从义乌市、嘉兴市开始制定《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包括其后在全省推行的城乡公交一体化。同年,浙江省还实施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及“千万农民饮用水”工程等等,对农村的公共服务设施进行了整体的治理和改善提高。在通讯设施方面,至2009年底,全省乡镇和行政村的有线电视联网率分别达到100%和99%以上,全省互联网用户数达到890.9万户^[5],另外据消息,浙江省农村宽带入户率平均达10%左右,其中发达地区已经超过30%。^[6]

在这些城乡统筹行动下,浙江省城乡二元对立的特征在逐渐弱化,尤其是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在缩小和逐步接近。但是现实情况是,尽管不少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不亚于城市,在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却依然处于明显滞后的阶段。笔者认为,目前,尤其是像浙江省这样的先发展地区,大众传播在乡村的作用已不再限于传播学者施拉姆所说的4个方面,即:推广农业新技术;普及卫生知识;扫除文盲;实施正规教育^[7]。尽管大众传媒的城市化现象和城乡之间的“知沟”依然存在,但是在大众传媒日益发达,互联网使用日新月异飞速增长的新时代下,农村社区本身也在发生迅速的变化。正如法国学者孟德拉斯所描绘的:“通讯和交通的发展改变了乡村社会的规模:中等规模的标准从方圆1~3公里过渡到10~30公里。与此相随的还有结构的变化:构造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不再是地界和辖区,而是通讯和影响网络,作为这些网络中心的城镇和小城市被并入乡村系统。”^[2](275)]。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以应对城乡社区变迁过程中的问题,让农民的社会文化生活、价值观念得到相应的发展,从而促进城乡之间的和谐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

现有国内相关传媒学者的研究侧重大众媒体节目与农村社会的脱离,农村受众被边缘化^[8],以及传播过程中知识鸿沟^②的产生等。事实上,城乡居民的均衡化发展除了基础设施和物质性待遇之外,其文化和社会生活、价值观念等等的均衡是消除城乡差异更本质的层面。而在这方面,大众传播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在通讯设施普及和媒介使用方面城乡差距缩小的浙江省,其效果将会更加明显,更有其典型性和突出的意义。

① 著作如:方晓红.大众传播与农村,北京:中华书局,2002;李红艳.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等。论文如:侯博,谭英,奉公.电视文化传播及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来自全国27个省市农户的调查报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赵丽芳.放弃与干预——对农村传播问题的思考,新闻大学:2006(2);方晓红,曹刚.关注农村:21世纪大众传播媒介的使命.21世纪新闻传播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

② 知识鸿沟,即“Knowledge gap”,也称为“Knowledge gap theory”(“知沟理论”),由美国传播学家蒂奇诺(P. J. Tichenor)于1970年提出。

在2000年一项调查中,研究人员发现,电视已经成为农村受众的主要休闲活动,电视中传播的信息已经成为受众接触外部世界的主要渠道^[9]。近十年之后,传媒世界的突飞猛进使得现代农村的媒介使用情况也相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有数据显示,在全国的1254套的频道中,无论是专业对农电视频道还是省级电视台对农专栏节目,与巨大的农村受众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10]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志立在《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历史使命》中指出,根据调查,全国现有期刊9000余种,而农业期刊仅187种;报纸2000余家,而以农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纸不过数十家;各类电视台有上千家,可开办对农(农村、农业、农民、农民工)栏目的只有1%^[11]。

关于地方电视台的公共新农村频道以及对农村栏目的数据或许与现实会稍有出入,不过大众传媒农村问题栏目与农村受众的严重不对等一定存在。然而,本文认为,值得注意的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大众传媒对农栏目或农村频道不应仅仅局限于过去的思路,对农村电视节目的定位应该有所改变。现在已有的对农村电视频道一般内容都集中在推动农村致富、乡村旅游等层面,并未真正关注到农村人的真正的生活和价值观层面。电视作为农村最普及的大众媒体,除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之外,应该如何传达其他类似这样的信息,使农民与城市居民接轨,让农村与城市实在地衔接呢?

浙江传媒学院课题组对浙江省城乡青少年对大众媒体(包括网络)使用的影响做了研究^[12],结果表明城乡青少年对大众媒体的使用内容存在差异,媒体传播的大众文化对青少年观念影响巨大。城乡存在差异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可幸研究结果并未显示浙江省城乡之间大众媒体对青少年存在的鸿沟式的影响差异,这是一个较好的信息。

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多的80后(尤其是85后)浙江省籍青年接受大学教育后,由于城市择业和生存的艰难等原因,毕业后回到家乡就业。而他们家乡往往有较为集中的集体或私企单位,他们会在这些单位谋职,一般会进入企业中的管理层(俗称叫“坐办公室”),成为新一代身份的农民。和自己的父辈相比,他们接受过更加系统的文化教育和素质熏陶,同时接触网络和城市社会文化的机会更多。他们有非农的工作,享有新农村合作医疗或(和)非农工作单位提供的各类医保及福利,有城市居民相似的生活方式,例如会经常性上网,下载最新的影片,网购,使用流行款式的MP3或MP4(MP5),周末去中心城镇逛街,甚至有时去省外旅游,等等。尽管住在农村,但是对他们来说,农民更多的是限于户籍^①,并没有和城镇居民明显不同。将来的先发达地区,农民更多的是农业从业者,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现在城乡衔接的过程中,更重要的主要是传统农民(也包括上述提到的新一代农民)与城镇居民的身份和文化衔接的问题。

浙江大学毛丹教授在浙江省某地城郊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中发现,城郊农民市民化中的前提和条件是农民赋权不足,身份缺损,新老市民互动不良、农民特殊认同策略三方面受到限制。^[13]尽管这只是城郊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政策上的问题,然而,在农村发展到城乡衔接过程中同样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如果套用毛丹教授的分析,城乡居民衔接中也存在对农民的赋权不足,农民身份缺损,城乡居民互动不良等方面的限制。而在这个过程中,关于赋权不足的问题自然需要更多部门的共同推进,大众传媒完全可以在城乡居民身份认同和城乡居民互动等方面进行努力。

四

与经济发展同步,浙江省的大众传媒技术和设施都发展迅速,无论是村村通广播还是数字化有线电视,以及宽带入户率在全国都走在前面。浙江电视台设有专门的公共新农村频道,围绕农经类内容展开,对农村经济发展很有启示,但是对城乡文化社会价值观的对接方面并无专门的栏目,很有提升

① 甚至,在浙江省2008年10月,从嘉兴市开始试点不再区别城镇和农村户籍。

和发展的空间。同时网络技术和基础设施在浙江省的广泛运用,省内发达地区的农村宽带入户率已经非常之高。这些都是实现城乡传播和城乡文化衔接的重要前提和条件。

浙江电视台7套是公共新农村频道,它全天的节目设置中涉及农村栏目的有:《翠花牵线》(15分钟),《农事气象》(3分钟),《新山海经》(10分钟),《聚焦新农村15分钟》,神州行《新7点》栏目(40分钟)。应该说,浙江7套的节目中有较为出彩的栏目,比如说《新7点》,在黄金时间晚上七点播放,而且有直播的互动环节。这对于推出地方农家景点和农产品品牌很有好处,同时还会利用短信平台和热线电话吸引观众的参与,整体感觉很亲切也很有氛围。然而,这全天总共一个多小时的对农村节目基本上都是围绕纯粹的农村经济类内容展开,这在城乡物质文明差距日益缩小的浙江省,应该说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纯粹的对农村栏目,例如传授致富经验、养殖技术等等,尽管对农民的从业发展方面有一定帮助,但是对于真正的城乡居民身份认同的衔接恐怕无法起到较好的作用。农民只是学到了生产技术,而并非文化上的熏陶。如果要寻求一个社会整体的发展,那么文化这一部分内容一定不可缺失,而这正是大众传媒能够发挥重大作用的地方。同时,浙江省有大量来自外省的农民工务工人员,他们尽管不直接从事浙江省内的农业劳动,但是他们或分散居住在浙江的农村,或散居在城市的每个角落,电视台农村频道或对农村栏目(包括非农村频道和非农栏目)对他们的关注也是完全有必要的。因此,本文认为,城乡的衔接不仅仅包括本省城乡居民之间的衔接,也包括外省籍在本省工作的农民与城市居民的衔接。

更值得提出的一点是,中国媒体的公营性质是发挥其公共服务作用的一个重要保障。著名传播学者李瞻指出,西方媒介世界的失败原因包括传播制度缺失及过分商业化,而中国包括电视在内的媒介反而可以利用其公共经营的特点,摒弃过度商业化发展的模式。^①2009年4月,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一方面推动体制内新闻出版和广电播出机构在实现产业化剥离后逐渐回归公共服务的本位,另一方面积极认识互联网等新媒体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日益增加的作用。这些体制性的内容都为大众传媒为社会真正公平发展、城乡均衡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提供了一个前提性的保证。

五

回顾西方发达国家,如加拿大、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都曾经存在巨大的城乡差异,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全民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保障的普遍和不断提高,农业从业成为职业,而不再像过去一样,“如果是农民,就是没有职业”^[2](177)]。

就这方面来讲,作为公共传媒的电视可以考虑开设介于学术与实践之间的栏目,例如介绍西方农村发展的情况、历史变迁,展示发达国家新农村的场景,并配合相关的农村社区研究的成果,做一些纪录片或探讨性的话题。甚至让新老两代或三代农民自己来参与讨论,作为农民或者农村居民,到底希望看到什么样的农村,希望住在怎样的农村。在这方面,现在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完全能够达到广泛参与的程度,比如手机平台、QQ群、随机电话访问、网络论坛等各种形式,都是很不错的选择。而且,一般来说,这些不同传播技术和平台的参与者也会分属于不同的年龄层,如年轻人更多的会加入QQ群或网络论坛,固定电话的接听者大多是年龄较大的居民,手机短信则涵盖面较广,但是也会主要属于中间和较年轻的群体。

尽管大众媒体的这些节目或工作不能等同于严肃的纯学术性研究,但是可以带动学界、业界和农

① 参见李瞻《世界媒介失败之症结及其创新之道》,2008第二届媒介批评国际学术论坛上的演讲文本。

村居民三者之间的交流。同时，电视直观的图景会对中国农民、在农村的工作者、农村问题研究专家共同带来启示，而大众的广泛参与会成为问题探讨中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数，也为大众对于未来新农村的认同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

结 语

随着城乡之间对接步伐的加快，在浙江这样的先发达地区，无论是交通还是货品流动，生活方式还是价值观念，城乡之间已经没有以前所想象的二元对立的绝对性差异，但是又实实在在存在着社会文化和身份认同上的距离。一方面，农民身份越来越趋向模糊，因此现有的大众传媒农村节目的对象已不够清晰；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大众传媒对受众的理解过于清晰。因此，笔者有三个中心观点和建议：（1）农村受众分化严重，农村地区已有相当一部分较高学历的青年人，对他们来说，所谓的“知沟”越来越小；（2）电视媒体中的农村节目设置关注科技致富信息已经太过于局限，应更多关注文化生活和价值观念的重塑；（3）新媒体（网络）在农村的普及加上农村受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显示其在城乡传播中的作用亦将不可忽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大众传媒的角色还将会有很值得所有受众期待的发展。农民、农业、农村在不久的将来，在浙江将不会是一个完全重合的概念，这是一个完全可以期待的图景。

参考文献：

- [1]【美】埃弗里特·M·罗吉斯，拉伯尔·J·伯德格．乡村社会变迁[M]．王晓毅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9.
- [2]【法】H. 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3]【美】安东尼·奥罗姆，陈向明．城市的世界——对地点的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58.
- [4]浙江5年乡村康庄工程建设，让355万农民走上康庄大道[N]．浙江日报，2008—01—09.
- [5]2009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zj.stats.gov.cn/art/2010/3/5/art_164_161.html.
- [6]周咏南，刘刚．下一个“阿里巴巴”也许就是“农村造”[EB/OL]．<http://article.pchome.net/content-578846.html>，2009年9月5日浏览．
- [7]【美】施拉姆（W. Schramm），波特（W. E. Porter）．传播学概论[M]．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序．
- [8]王红．农村受众在传媒中的边缘化现象[J]．传媒观察，2008（5）：16.
- [9]方晓红，庄曦．解析跨城乡文化传播的意义[J]．传媒观察，2006（3）：35.
- [10]吴杰．电视对农节目现状和发展对策[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2）：36.
- [11]转引自王红．农村受众在传媒中的边缘化现象[J]．传媒观察，2008（5）：16.
- [12]葛进平．浙江农村与城镇青少年大众文化接触及影响对比研究[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07（1）：63—64.
- [13]毛丹．赋权、互动与认同：角色视角中的城郊农民市民化问题[J]．社会学研究，2009（4）：30.